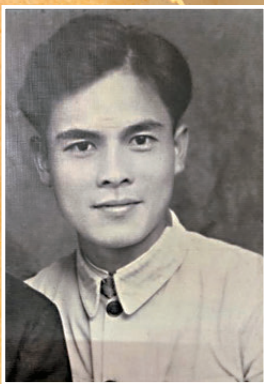


今天8月1日是建軍99周年，解放軍駐香港部隊日前走訪慰問了多位原東江縱隊港九獨立大隊老戰士。80年前，正是從這支隊伍中，走出了張穩、張少平這樣的香港子弟兵。他們從大埔沙螺洞的鄉間出發，守護家園，又為了和平北撤山東，征戰南北，用青春寫下了一部香港人民與人民軍隊的血脈傳奇。今日是建軍節，我們記錄這段歷史，致敬這些永不褪色的老兵。

●香港文匯報記者 康敬



●年輕時期的張穩。
受訪者供圖

▶今年香港地方志中心的工作人員特意到湖北武漢探望採訪張穩。圖為張穩在家中翻看《港九大隊志》。受訪者供圖



◀張穩的兒子高舉手機，讓屏幕那頭的父親與一旁的張少平互相問候，張少平的家人亦在旁，共同見證這感人一幕。
香港文匯報記者康敬 攝

2026年6月30日，深圳大鵬沙魚涌，海風獵獵，濤聲如昨。東江縱隊北撤紀念公園內，紅布緩緩揭開——「張穩」、「張少平」兩個名字，並排出現在北撤紀念牆上。與此同時補刻的，還有楊錦添、黃進才、陳振雄、薛炳炎、戴錦文五位老戰士的姓名。

英雄沒被遺忘 百歲老人償願

現場，百歲的張少平坐着輪椅，怔怔望着牆上自己的名字，難以言表，只是久久地望着。兒子在一旁說：「父親等了這麼多年，今天終於把名字補上了。」

千里之外的湖北，另一位百歲老人張穩沒能親臨現場。他的兒子張榮生舉着手機，將鏡頭對準紀念牆。屏幕那頭，老人久久凝視着自己的名字，嘴唇微微顫動——這一天，他的心願完成了。

張穩和張少平，都來自香港大埔。

張穩的家在平山仔，張少平的家在沙螺洞張屋。沙螺洞由張屋、李屋和平山仔三條村組成，張屋和李屋相鄰，平山仔位於屏風山南麓，位置較偏遠——從張屋出發，要翻過一個山頭才到達，雖然平山仔是昔日沙頭角馬尾村與大埔鳳園之間「鳳馬古道」的必經之處，但如今村子早已荒廢，只剩頹垣敗瓦。但在80年前，那裏曾有兩個少年，一起放牛，一起長大。

張穩，1927年5月5日出生。家境貧寒，母親在他五六歲時便去世了，父親在碼頭幹活，很少回家。他從小給有錢人家放牛、打工，靠付出勞力過活。

張少平，原名張天生——父親在他出生前三個月去世。1942年，16歲的他參加了民兵隊，後來加入東江縱隊，改名張少平。張穩則晚一些——據他回憶，1945年5月，18歲的他經人介紹，加入東江縱隊港九獨立大隊沙頭角中隊，主要負責搞情報、除漢奸、襲擊日寇。

那是一個怎樣的香港？日佔時期，滿目苦難，窮困潦倒，烏煙瘴氣。張少平老人曾回憶說，那時的香港「亂得不成樣子」、「好苦」。為了生存，為了生活，要打日本人，要保衛香港。港九大隊作為東江縱隊中唯一在香港建制堅持武裝抗

日的力量——正是在這樣的背景下組成。

戰士北撤山東 兩青分道揚鑣

1945年8月，日本投降。1946年，根據國共簽署的「雙十協定」，東江縱隊主力需北撤山東煙台。

從香港各地分散而來的港九大隊戰士們——有的從大嶼山來，有的從元朗來，有的從沙頭角來——接到通知後，各自處理完手頭的事情，趕到了沙魚涌海灘。

1946年6月30日凌晨，三艘美軍登陸艦從大鵬灣沙魚涌駛出，載着2,583名北撤人員——他們是東江縱隊一萬多名戰士中精選出來的年輕精銳——駛向茫茫大海。這是一次非同尋常的戰略轉移，貫徹了黨中央「向北發展、向南防禦」的戰略方針。

當夜幕降臨，起笛笛鳴響時，戰士們一齊唱響了《北撤進行曲》：「為了廣東的和平，我們要離別戰鬥的家鄉，我們要走上新的路程，漂洋過海到遙遠的北方……」

歌聲隨着海風，在大鵬灣上空飄蕩。五天五夜的海上航行後，他們於7月5日到達山東煙台解放區。

到達山東後，兩人因部隊整編不同，人生軌跡就此分向兩端。

張穩先後參加濟南戰役、淮海戰役等多場戰役。淮海戰場上，他被國民黨的炮彈炸傷腿部，彈片至今殘留體內，後被評定為三級傷殘。傷癒歸隊，他隨軍南下，親歷解放上海、廣州。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他先在廣州工作，後因學習需要調到武漢，從此在湖北安家落戶，直至離休。

張少平則隨兩廣縱隊征戰，同樣曾參與多場戰役，最後在廣州軍區任職，轉業後分配至貴州，在當地煤礦工作，直至離休。

兩人從故鄉出發，到山東後各赴征程。此後八十年，再未見過一面。

相隔八十年電話「相見」

2026年6月30日，東江縱隊北撤八十周年紀念活動現場，百歲的張少平坐着輪椅來到沙魚涌。張穩因年事已高、行動不便，委託兒子兒媳代為見證。

紀念牆前，張榮生撥通了視頻電話。屏幕兩端，兩位百歲老人時隔八十年「相見」。屏幕中傳來張穩老人的聲音：「少平，少平，你還好嗎！」張少平聽力已經減弱，張榮生對着屏幕不斷提醒父親：「聲音再大一點！」張少平老人緩緩抬起手，向屏幕顫動着揮舞，臉上露出笑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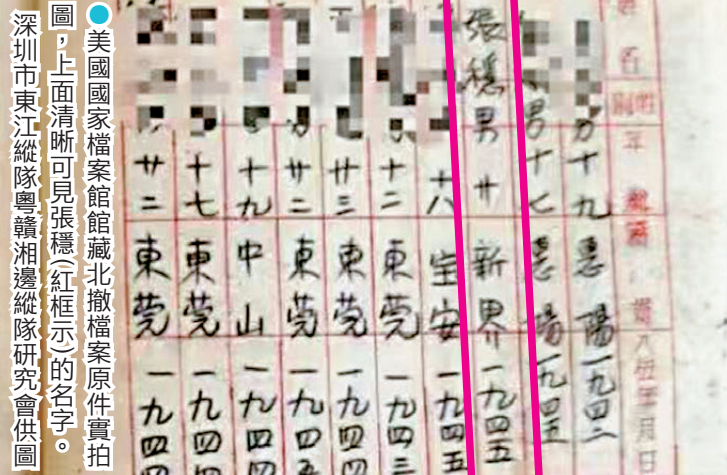
他記得。他說不出來，但他記得。在北撤紀念公園，香港文匯報記者對着輪椅上的張少平喊了一聲：「爺爺，您還記得這個地方麼？」老人抬起頭，看了看面前的海——這片海，八十年前他曾經渡過；這片海的對岸，是他出生的香港。他望向記者，微笑着點了點頭。

八十載潮起灘頭，英雄從未遠去。

港人參軍北撤 八十載後歸隊

張穩張少平用青春守護家園

紀念牆上補刻老兵傳奇



港九獨立大隊 新界原居民子弟挺身抗日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康敬）1941年12月8日，日軍越過深圳河進攻香港。幾乎同時，廣東人民抗日游擊隊（東江縱隊前身）派出武工隊秘密潛入新界。12月10日凌晨，一支只有十餘人的武工隊到達沙頭角南涌羅屋村——這是港九獨立大隊的前身之一。

羅屋村有一座羅家大屋，由旅居巴拿馬的華僑羅奕輝於1930年興建。抗戰期間，這座大屋成為港九大隊的重要活動基地和交通站之一。如今，它已改建為香港沙頭角抗戰紀念館，是香港首個長期展示港九大隊歷史的國民教育基地。

1942年2月3日，港九大隊在香港西貢黃毛應村正式成立，時隸屬於廣東人民抗日游擊隊。1943年12月，東江縱隊正式成立後，港九大隊成為其下轄的主力支隊之一。這是一支以香港新界原居民子弟為主體組成的武裝力量，絕大部分成員為香港本地新界子弟。

前線打游擊 後方蒐情報

港九大隊下轄多個中隊，因任務不同而面貌各異：活躍於九龍、香港島的市區中隊，隊員多為知識分子和海外歸僑，經常穿着西裝出入市區執行情報與破壞任務，被稱為「穿着西裝的游擊隊」；而張穩和張少平所在的沙頭角中隊，則活躍於新界東北的鄉郊地帶，隊員多為本地農民、放牛娃和工人，他們穿着草鞋、粗布衫，依靠熟悉的山路和村莊掩護作戰。

沙頭角老龍田晏台山鄰近南涌，港九大隊政訓室曾設在該處。1943年3月3日下午，日軍出動近百人，分三路包圍該駐地。政訓室非武裝人員奮起迎擊，3人當場犧牲，3人被俘後犧牲——這就是港九大隊歷史上慘烈的「三三事件」。事後，港九大隊成立了沙頭角中隊，代號「明華中隊」，活躍於沙頭角、上水、粉嶺、大埔、元朗等地，肅清土匪、保護群眾、襲擊日偽勢力。

在三年零八個月的香港淪陷期，港九大隊不僅開展游擊戰，還參與了營救800餘名文化界人士的「秘密大營救」，並營救過美軍飛行員克爾中尉。港九大隊歷經無數艱險，堅持香港抗戰，直至1945年8月15日日軍宣布投降。8月30日，英軍抵港。9月28日，港九大隊發表宣言，向九龍、新界同胞告別，一周內離港。

張穩和張少平，就是這支隊伍中的兩員。他們從香港的鄉間走出，把青春交給了這支穿着草鞋、粗布衫的游擊隊，也交給了中華民族的抗戰事業。

「不怕死，就怕被忘記」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康敬）2018年，張穩來到深圳北撤紀念公園，在紀念牆前找了很久——沒有找到自己的名字。2023年，他再次到沙魚涌，牆上依舊沒有。

位於深圳大鵬沙魚涌的東江縱隊北撤紀念公園，佔地3,000平方米，正是80年前2,583名北撤人員的登船之地。公園自1985年建亭立碑，至2011年正式揭牌，那面長16米、高3米的北撤紀念牆上，已記錄了逾2,100個名字。

然而，由於歷史資料缺失，補錄工作多年持續進行。這項艱巨的工作，原本由東縱後代林志勇負責。他默默做了很多年。然而在疫情期間，他突然去世——沒有工作交接，沒有留下完整的紀錄。「我們接手的時候，完全要從頭開始。」深圳市東江縱隊粵贛湘邊縱隊研究會秘書長鍾藝琳向香港文匯報記者講述。

發函、調檔案、查證、找相關部隊的後代互相認證……每一步都不容易。同樣花心思的是，補刻的工藝必須與原牆一致——必須從福建請專業的師傅來深圳，用小筆一筆一劃地雕刻。

國外尋回北撤戰士資料

意料之外的是一份從國外尋回的美國檔案館資料，泛黃的紙頁上記錄了北撤戰士的姓名和所攜帶的武器，密密麻麻的名字中，有張少平，也有張穩。



●鍾藝琳接手北撤紀念牆的認證工作。

香港文匯報記者康敬 攝

2026年6月30日，北撤80周年正日，張穩、張少平的名字，終於被補刻上了紀念牆。鍾藝琳說，她的父親曾說過一句話：「不怕死，就怕被忘記。」



●2023年，鍾藝琳等人接待了張穩及其後代，得知北撤指戰員紀念牆直至當時還未刻上張穩和戰友張少平的名字。
受訪者供圖

保留喝粥習慣 味蕾記憶從未走遠

永恒鄉味

名字補上了，但鄉愁沒有因此消散。

在湖北的家中，百歲老人張穩仍保留喝粥的習慣，這是他童年時在香港大埔平山仔村養成的。八十多年過去，戰火、遷徙、歲月改變了許多事情，但味蕾的記憶，從未走遠。

他的兒媳告訴記者，張老最喜歡喝生滾粥，皮蛋瘦肉粥、海鮮粥都可以。雖然他們的母親是四川人，家中飯菜偏辣，父親早已習慣，唯獨對粥的偏愛始終如一。

另一樣與故鄉相連的印記，是語言。張穩兒女成長過程中幾乎沒有人學會粵語。但孫女出生後，家人偶然發現，張穩會教孫女說幾句廣東話。「你去邊度啊？」一句簡單的時候，從百歲老人口中說出，帶着湖北口音的變調，卻依然能辨認出粵語的韻腳。

今年四月，香港地方志中心的工作人員前往張穩家中進行口述歷史採訪，東縱後人陳凱倫也一同前往。張穩得知陳凱倫是從香港來的，自然而然地切換到廣東話，此後的對話全部用廣東話進行。在場的人都有些驚

訝——八十多年了，他遠赴北方，在湖北扎根，鄉音卻從未真正離開。

張穩回過香港幾次。第一次是1978年，改革開放之初，他踏上闊別三十多年的故土；九十年代又帶着兒女回去，但平山仔村已基本荒廢，只剩頹垣敗瓦；後來他帶着孫女回來，兒女都吃不慣港式口味，只有孫女特別愛吃。

八十年前，他從香港大埔的鄉間出發，走過戰火，走過半個中國。他的口音被湖北水土浸透，他的餐桌被四川辣味佔據。但愛吃的食物總是一碗粥；他的記憶深處，始終保留着一個清晰的坐標——「我是張穩，香港大埔平山仔村人。」

●香港文匯報記者 康敬



●張少平親眼見證自己和戰友張穩等人的名字補錄在北撤指戰員紀念牆上。
受訪者供圖